

白
銀
谷

成一 著

上

作家出版社

一部以民间视野展现晚清社会生态的长篇历史小说
一部以晋商传奇打开东方商业宝藏的长篇财经小说
一部以读者为先追求汉语叙事魅力的文学原创长卷
一部入围新一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的长篇小说力作
一部引起数十家单位争夺影视改编权的热门长篇小说



白 银 谷

白 銀 谷

成一 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像

PDG



成一小传

成一，国家一级作家。河南济源人，1943年生，196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省文学院院长。迄今发表各类小说作品近500万字，其中长篇小说6部。代表作有短篇集《远天远地》，中篇《千山》《历史试点》，长篇《游戏》《真迹》等。曾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京、津、晋等省市文学奖多项。



题 记

仅仅在一百年前，商家还挤不进中国的正史。明清晋商，则连野史也不着痕迹。因此，晋商吸引我的，不在他曾富可敌国，而在他从不曾形诸文字。



梁启超说票号

虽然有一种商业，其基础牢固、成效卓著者，则山西金融业，是已襄李先生言“日人所著《支那经济全书》中论票商营业至数十页之多”，固也。然岂独日人，英美研究中国商情者，何一不加称道要之。此种商业在吾国，人靡论其劣点，无人能知，即优点亦何尝知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以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梁任公莅山西票商欢迎会演说词》
《大公报》1912年12月6日

楔 子

咸丰初年，眼瞅着太平天国坐大，清廷就是奈何不了。光是筹措繁浩的军饷，就叫朝廷窘迫之极。那时的中央财政，实在也没有太多腾挪的余地，国库支绌，本是常态。遇到出了事，需要用兵的时候，那还不要命啊？就是新开苛捐杂税，也救不了一时之急的。

面对危局，在一班大臣的策划下，朝廷最先出台的一项“筹饷上策”，就是“奏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

只是这个“捐”字，并非“捐献”、“募捐”的那个“捐”，而是“捐纳”的“捐”。说白了，就是出钱买官的意思。这项特殊政策，其实也就是号召天下有钱人，踊跃买官；朝廷拿卖官所得，打点军饷。从官面上说，响应号召，积极“报捐”，那是爱国忠君，报效朝廷的高尚义举；中央吏部依据你“捐纳”的多少，发你一张相当的做官执照，则是皇上对你的奖赏。

这本来是应急之举，可诏令发布下去，响应却不踊跃。身处乱世，再有钱的人，花钱也谨慎了。何况谁也明白，朝廷敞开出卖的官位，大多是些有名无实的虚衔。太平时候，顶个官场虚衔，还有心思炫耀炫耀，乱世要它做甚！

但军情危急，国库空虚，朝廷紧等着用钱呢，不踊跃也得叫你踊跃。哪里不踊跃，就是那里的钦命疆臣“劝捐”不力。朝廷的压

力施加下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富庶的省份。

那时在全国的富庶省份中，谁家在榜首呢？

说来叫人难以相信，居然是广东和山西。“湖广熟，天下足”。广东又是最早开海禁的地方，列于首富，不足为怪。晋省山右居然与广东并列在前位，现在真是叫人难以想象了。

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风闻近数月以来，在京贸易之山西商民，报官歇业回籍者，已携资数千万出京，则山西省之富庶可见矣。而广东尤系著名富厚之区。若能于此两省中实力劝捐，自不患无济于事。

这是咸丰三年四月十一日，惠亲王等上呈皇上的一道奏折。那时，从中央到地方，不断有这类奏折呈上来，都是要皇上吃大户，诏令粤、晋两省扛大头，多多“捐输”。有一位叫宋延春的福建道监察御史，居然将晋人在京师做银钱生意的字号，开列了一张清单，作为上奏的附片，“恭呈御览”。奏折上说，这些字号“各本银约有一千数百万两”，应飭户部，“传集劝输”。

着了急的皇上，也就不断把催捐的“上谕”，发往粤、晋两省的督抚衙门，严令“通飭所属，广劝捐输”，不得以任何托词卸责。

咸丰三年这一年，山西民间的“绅商士民”买官捐输的银两，为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居于全国各省之首。这年全国的民间报捐，也不过四百二十万七千九百一十六两，山西占了百分之三十八，真是扛了大头。

只是，这似乎也并未叫朝廷满意，依然不断派大员下来查访、催捐。下面这道“上谕”，是咸丰四年八月，皇上下达山西巡抚恒春的，不满之情，溢于字间：

载龄、崇实奏沿途访查晋省捐输、盐课各情形等语。

据奏，山西去岁续办捐输，至今未算成数。该侍郎等所过平定、榆次、徐沟、平遥、介休等州县，最为殷实，亦多迁延未交，皆由各商民因贸易收歇，藉词亏折，捐款未免观望……山西系统饶富之区，所有免商捐款，着恒春严飭所属，开诚布公，实力劝捐，勿令捐生等有所藉口。

从咸丰初年开了“劝捐”的先河，一直到光绪末年，在山西做巡抚的大员，差不多都为如何完成朝廷派下的捐输任务而头疼。朝廷总是张着无底洞似的大嘴，吮吸着山西不放，那是因为当时的山西实在太富了。

“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在明清之际，以商贾贸易致富一方而名满天下的，南有徽商，北有晋商。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有云：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新安奢而山右俭也。

入清以后，晋商仍能富于徽商，除了一个俭字，还在于商业上的两大独创。一是开创并一直垄断了对蒙的边贸、对俄的外贸，打开了一条陆上通欧的茶叶之路。一是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执全国金融牛耳”。这都是那个时代商业上的大手笔，只是不为正史所彰显罢了。

就说票号，其实就是后来的银行。清代禁用纸币，作为货币的银锭铜钱，流通起来非常不便。中国那么大，交通又不便利，外出做生意，商资的携带和交割，就成了大问题。清代镖局很兴盛，就是因为长途押送银钱的业务太多了。晋商正是在这一点上慧眼独具，开创了银钱异地汇兑的票号业。票者，凭证也，契约也。你在甲地交银写票，再在乙地凭票取银，这在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但在那个时代，却几乎是货币流通中的一次革命。票号一出，大受商界欢迎，生意越做越火，越做越大。到后来，连官府上缴钱粮，调度军饷，即省库与国库之间的官款调拨，也交山西票号来承办了。票号也由金融汇兑扩展到收存放贷，与银行无异。

票号这样火的金融生意，自诞生到消亡，一直为山西商人所垄断，当时被俗称为西帮。西帮票商又集中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细分为祁、太、平三小帮。票号只西帮能开，别家开不了，除了西帮无可取代的财力和信誉，还因为它有独具的理念和精密的规矩。江南的胡雪岩，恐怕是惟一敢于效法山西票号的商人了，可他的南帮阜康票号，兴盛也速，败亡也速。西帮票号似乎只是不动声色地看它兴起，又败落。阜康之后，连大清王朝都走向了衰落之旅，西帮商人却走向了自我的辉煌。

只是，在这种辉煌里面，又孕育了什么？

目 录

上 部

楔 子	3
第 一 章 莫学胡雪岩	3
第 二 章 老院深深	36
第 三 章 西帮腿长	71
第 四 章 南巡汉口	103
第 五 章 绝处才出智	138
第 六 章 凄婉枣林曲	174
第 七 章 京号老帮们	213
第 八 章 绑票津门	246
第 九 章 圣地养元气	281
第 十 章 一切难依旧	317
第 十 一 章 过年流水	352
第 十 二 章 京津陷落	387

第十三章	血染福音堂·····	424
第十四章	尼庵与雅阁·····	462

下 部

第十五章	苦心接皇差·····	501
第十六章	破千古先例·····	536
第十七章	行都西安·····	573
第十八章	洋画与遗像·····	610
第十九章	十月奇寒·····	646
第二十章	战祸将至·····	680
第二十一章	老夫人之死·····	715
第二十二章	祖业祖训·····	750
第二十三章	情遗故都·····	785
第二十四章	雨地 月地 雪地·····	822
第二十五章	奇耻大辱·····	855
第二十六章	返京补天·····	890
第二十七章	惊天动地“赔得起”·····	923
第二十八章	走出阴阳界·····	958
第二十九章	谢绝官银行·····	992
第三十章	尾声·····	1022
后 记	·····	1029

上 部

第一章 莫学胡雪岩

1

康庄本来不叫康庄，叫磨头。因为出了一家大户，姓康，只是他一家的房宇，便占了村庄的一大半，又历百十年不衰，乡间就慢慢把磨头叫成了康家庄。再到后来，全太谷都俗称其为康庄了，磨头就更加湮没不闻。

康氏家族当然很为此自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演进。但康家德新堂的当家人康笏南，总觉这有些霸道，至少是于这方风水，不够恭敬。

德新堂，其实也就是康笏南他自己家室的堂号。那时代晋地的富商大户，很喜欢这样一种风雅，有子弟长成、娶妻、立家，就要赐一个高雅的堂号给他，就像给他们的商号，都要起一个吉利的字号名一样。“德新”二字，据说取自于《易经大传》中“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一句。康笏南顶起德新堂这个堂号，已经五六十年。五六十年前，在他刚刚成人的时候，磨头似乎就没有多少人那样叫了。但康笏南与外人交往，无论是官场人物，还是商界同侪，一直都坚持自称：磨头康笏南。他这样做，就是为了对磨头保

持一份敬畏。

康氏家族的庭院房宇，堂堂皇皇地占去了康庄的一大半，其中的大头，也是德新堂。德新堂的那座超大宅第，是三百六十来间房舍散漫而成。但在这样的大宅院第，也只是有一座不高的门楼，三四座更局促的更楼、眺楼，别的，都是比乡邻高不了多少的房舍，再没有一座压人的高楼。那似乎也是康家留给磨头的一份厚道。

德新堂的正门门楼不高，也不华丽，圆碓的大门上，卧了更矮的一层楼，只不过是一点象征。门洞倒是很宽绰，出入车马轿辇，不会受制。两扇厚重的黑漆大门上，漆了一副红地金字的对联，每边只三个字：

德不孤
必有邻

没有横额，更没有在一般大户人家门头常见的“大夫第”、“武游击”一类的匾额。门朝南开，门前也开阔，远处的凤凰山逶迤可见。

进入正门，倒有一座很高大的假山挡着。这假山的造势，像是移来一截悬崖峭壁。上面平坦，还点缀了一间小小的凉亭，旁有曲折的石阶，可以拾级而上。前面却是陡峭异常，越往下，越往里凹陷，直到凹成一个山洞。

绕过这座奇兀的假山，是个小花园似的院落，由一圈游廊围着。东西两厢，各有一个月亮门。正北，是德新堂的仪门，俗称二门。重要宾客，即在此下车下马。

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九，德新堂各房的大小爷们，差不多全聚集到了假山后、仪门前。他们显然是等候着迎接重要的客人。

德新堂子一辈的六位老爷，正有两位不在家。一位是三爷康重光，他正在口外的归化城巡视商号，走了快一年了。春天，曾经跟了归化的驼队，往外蒙的前营乌里雅苏塔跑了一趟。说是还要往库